

湖
海
文
傳

湖海文傳卷六十九

青浦王 昶德甫輯

書後

讀儀禮

章協夢

世儒謂儀禮所言止於卿士大夫不及天子諸侯後之制禮者無可攷以是爲憾今攷儀禮惟士冠士昏士喪士虞特牲饋食諸篇祇言士禮鄉飲酒鄉射少牢饋食諸篇祇及卿大夫他若燕禮大射聘禮公食大夫則諸侯與羣臣所行之禮也覲禮則諸侯與天子所行之禮也而士相見喪服二篇又通上下言之所缺者惟天子之燕饗賓射耳然古者天子之禮與諸侯之禮略同言諸侯則天子可見此儀禮所以祇言諸侯而不及天子與至若天子諸侯卿大夫無冠昏之禮者

郊特牲不云乎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大夫且無冠禮而天子諸侯無之明矣卽或有繼世而立未行冠禮如周成王魯襄公者亦當用士冠禮冠之惟三加之冠異耳士昏禮首言下達納采用雁說者曰下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凡禮之用雁者皆當下達惟納徵之禮異若然則天子諸侯卿大夫之昏禮惟幣帛之數與士不同而其他儀制悉與士類亦無庸贅述矣然則十七篇之中雖卿大夫士之禮多于天子諸侯而天子諸侯之禮未始不可卽卿大夫士之禮而推見之也蓋古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人人能習之卽人能言之初不待載之簡策頒之政令而後可家喻戶曉也儀禮所載特言其大凡而已若夫儀文之細節目之詳則固未暇及也後世去古漸遠古制盡失一切冠昏喪祭饗食朝

觀之禮概不可見惟是抱殘守缺以爲考據之由其不能不致憾于儀禮也宜矣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

戴震

右太傳禮見存三十有九篇不題作注人姓名朱子引明堂之說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注曰法韞文以注爲康成作也惟王伯厚指爲盧辨之注辨字景宣周書有傳是書自漢迄今注獨此一家而脫誤特多余嘗訪求各本得宋本一元明本四宋本亦有譌失余合五本參互校正今春正月盧編修紹弓以其校本示余又得改正數事盧編修本所失者則余五本中或得之若疑文闕句無從考得姑俟異日鄭康成注學記引武王踐祚孔冲遠以師尙父亦端冕及西折而南皆爲鄭所加又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亡瑞書則云敬勝

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今各本不與
沖遠所見同殆俗儒未省徒據康成稱引竄改也夏小正緹
縞下忽云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朱子儀禮經傳通解
移之於篇首實爾雅疏語校是書者所竄入公冠篇太子儷
焉各本譌作天子吳幼清儀禮逸經亦然幸盧注可考其公
冠之譌爲公符王伯厚困學紀聞已莫是正魏書李謐傳論
明堂稱禮記盛德篇隋書牛宏傳同蓋隋唐已前故書無所
謂明堂篇者朱子引明堂不引盛德於此知宋時之本分合
竄易非復前人之舊類若茲矣書十有三卷凡五卷無注卷
卷二卷七卷卷之四卷之五立事至天圜十篇篇題並冠以
九卷十二會子卽漢藝文志之會子書尙存於是卷之九千乘四代虞
戴德詁志卷之十一小辨用兵少間王伯厚以爲卽漢志孔

子三朝記七篇中隔以卷之十篇帙淆亂也注中徵引漢魏晉之儒有康成譙周孫炎宋均王肅范甯郭象及楊孚異物志然則爲景宣注甚明

書春秋禘祫說後

顧棟高

禮家禘祫之說千古聚訟然愚謂古今世異而王者報本反始宜從其實如殷周之興肇基稷契則當以稷契爲始祖始祖正東向之位始祖以上不必及也後世帝王以匹夫有天下則當以受命有功德者爲太祖太祖正東向之位太祖以上不必及也何以明之契始封商開六百年之基稷封有釐肇八百年之祚則商周之王自當本稷契至稷契之興不緣帝嚳無由追祀且稷契當日自是舜之臣子耳其初皆起于側微謂稷契皆帝嚳之子與堯爲昆弟此史家傳會之說徵

之事實萬萬無是理何則生民與闕宮之詩皆陳姜嫄商頌
之長發頌有娥如果爲高辛氏之子則商周不宜頌母而不
頌父譙周云其父微故不著且如史家之說姜嫄爲元妃有娥爲次妃
則稷契俱爲帝堯之兄而堯自卽位至妣落凡百有二十四
歲計稷契當帝舜時年俱近百三十歲當已衰老不任事而
堯在位七十載有親兄爲大聖人終其身不舉待帝舜而後
克舉之恐親睦九族之聖人不應如是然則稷契同出於帝
嚳且屬無稽而謂商周推爲所自出禘祀之於太廟不尤誣
妄之甚乎商周帝嚳之文出于祭法與國語國語非左氏所
作其文多與傳牴牾而祭法出于漢儒之傳會其爲不足信
尤明也自是以後李唐有天下其先皇祖虎始受命爲唐公
追謚爲太祖景皇帝則東向自宜屬景皇而獻懿二祖無與

焉趙宋之太祖削平僭亂垂統百世其先未有功烈顯著爲王業所基者則東向自宜屬太祖而僖宣無與焉何也有安天下之功自宜享子孫百世之報王者祖有功宗有德蓋謂此也唐貞元中詔百僚集議典禮昌黎韓子謂當禘祫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退從昭穆之例祖以孫尊孫以祖屈同時獻議五十七封惟顏魯公眞卿與公意合朝廷卒從王紹等議正景皇帝東向之位附獻懿主於興聖廟中後世不以王紹等爲非而以昌黎爲是者從其實也宋治平四年英宗升祔用司馬溫公議遷僖祖于夾室熙寧中介甫用事復還僖祖于太廟而太祖退居昭穆時伊川程子獨是其說逮南渡後孝宗升祔諸儒樓鑰陳傅良等建議遷毀趙汝愚主之而太祖始正東向之位時有朱建國已二百餘年朱子

晦庵祖安石議爭之尤力謂僖祖上比稷契不宜遷毀然後
世不以介甫及程朱之議爲是而以溫公等之言爲非者亦
從其實也夫博學多聞明于掌故至昌黎介甫止矣精研義
理至伊川晦庵止矣然而不以彼易此者蓋欲愜乎人心之
同然初不必以其人爲輕重也曰如此則子孫得以功德加
其祖考孟子不有云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乎曰受命之主
追崇所生者此善則歸親之義百代後守成之主以受命之
祖爲不祧者此祖有功宗有德之義善則歸親者一人之私
祖有功宗有德者天下之公王者不以一人之私廢天下之
公故必明于周魯之禘祫而百世禘祫之議乃定

書陳止齋春秋郊禘說後

顧棟高

事有千百年之定案載在經典傳于學士大夫一旦以爲不

然初似創論反覆思之而知其理之不可易此蓋好學深思之士讀書得間默會遺經於千載之上卒以大白乎聖人之心非尋行數墨之士所可到也魯之有郊禘說者以爲成王所賜伯禽所受蓋出于明堂位之文獨止齋陳氏以爲此東遷以後之僭禮也非成王所賜其說一徵之史記曰秦襄公始列于諸侯作西時祠白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于郊祀君子懼焉則平王以前未有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氏經世書惠公請于秦襄公祠白帝之年其後齊桓公欲封禪而魯亦郊縣皆僭禮也再徵之春秋與魯頌其言曰春秋之郊何以始見於僖公惠公雖請之而魯郊猶未率爲常至僖公始作頌以郊爲夸于是四卜不從猶三望故特書之以其不勝譏譏其甚焉者爾三徵諸左傳祝鮀之言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

爲睦分魯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以昭周公之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成王命魯不過如此而已若果如明堂位之言祝鯀不應不及四徵之隱公及僖公諸傳隱公考仲子之官問羽數於衆仲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歆白黑形鹽以爲備物辭不敢受衛甯武子來聘宴之賦湛露及彤弓不答果若魯得行天子之禮則自始封迄春秋之初已四百年羽數何以始問於隱公昌歆形鹽以之饗天子之元老安用固辭湛露彤弓甯武子何以不答可見魯僭未久上自天子之宰下至列國名卿之有識者無不微文示譏而魯人並無一語及于成王之賜以自解則郊禘之說當從劉恕爲得也止齋此論樓氏鑰亟稱之以爲千古未發余謂此亦心理同然特世儒爲成見所

封不之察爾明堂位出於漢儒特附會魯頌白牡駢剛犧尊
之文以爲此天子所賜而公羊子又附益之曰周公拜乎前
魯公拜乎後夫以周公大聖魯公大賢豈宜過受天子之恩
以自夸大啟後世人臣加九錫之漸魯頌鋪陳郊禘盛典而
其言成王之命叔父未嘗一言及天子之賜第曰大啟爾宇
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而已此尤可與祝鮀之言相發足徵郊
禘非成王所賜而出於東遷以後之僭禮無疑也止齋爲浙
東巨儒其論郊禘之事深有合于余心爲表明而論著之如
此

書玉篇悉末聲論反紐圖後

戴震

宋元已來爲反切字母之學者歸之屬城歸之釋神珙蓋由
鄭樵沈括諸人論古疏漏惑於釋氏一二翦劣之徒眠誕誣

欺據其言曰爲言也今珙之反紐圖具在其自爲叙曰昔梁沈約叛立紐字之圖然則珙所爲圖遠在沈休文後祖述休文者也彼夫競指珙爲北魏時人中土徒因世俗言休文始造韻欲中土之有反切韻學本乎屬域左所必資竊取而學之旣得則相欺不足指數獨怪信之者之數典不人噫其陋也况珙敘內併及元和迄唐憲宗元和間三百二十載于三四百載之序而或莫之或辨惟五音聲論列字四十而不曰字與齒齟溪寧叟言玉篇悉末附目沙門神珙五音聲論四聲

五音九弄反紐圖攷珙
宋初或雜取目附玉篇
題作者名氏玉海有三
曰大唐舍利瓶字母三
母然則字母三十六定
是而其學不著故終唐
經傳字書所有反切仍
治經執鄭棗成氏尤爲
門人稱東州大儒陸德
記正義皆曰孫炎瓶立
是有音韻之學深審與
韻爲椎輪之始此唐宋

自叙不一語涉及五音聲論殆唐末
宋非珙之爲故別之珙反紐圖非不
十六字母圖一慈僧守溫撰目介孺
十後溫嘗座益目孺牀幫滂微羣六
子守溫在珙後者也雖唐之季已有
之代目迄宋初絕不聞字母之稱今
魏晉齊梁隋唐相傳之舊方溫時崇
正所宗其後樂安孫炎受學棗成之
明經典釋文顏之推家訓張守節史
反語崇文目叙曰孫炎始伦字音子
曰世謂倉頡制字孫炎伦字音沈約撰
人論反切字音咸溯原叔然也迨乎

末失則謂出神珙出梵僧矣反語之興不啻七八百載而後競傳守溫之字母近儒乃莫有能言叔然者吾故書此以見經史字音儒生結髮從事勿迷失其師承也

書盧侍講所藏宋本廣韻後

戴震

予少時得顧寧人氏所校刻廣韻後又於友人處見大板廣韻與顧刻本隸異殆卽顧君所據之書也朱錫鬯爲吳下張氏重刊宋本廣韻倫叙有曰曩崑山顧處士炎荃校廣韻力欲復古刊之淮陰第仍明內庫鈐版緣古本箋註多寡不齊中涓取而刪之略均其字數所稱中涓取而刪者未知其審而叙言周彥倫曰天子聖哲分四聲則已誤舉周捨對梁武帝語歸彥倫此本隸从得其刻書年月注文夾旣刪整者矣韻自淳祐末劉淵併後幾莫復識別二百六韻之舊明內庫

猶取廣韻韻版事屬希有詎旋有刻此本者與抑此本實在
甫爲宋時詳略兼行云其繁重者與上聲目錄十八吻注隱
同用而悉內仍各注獨用不使連屬去聲代廢連屬于隊注
通用目錄隊下注代同用廢注獨用上去之末六韻儼釅列
賺檻陷鑑之皆連屬爲二與平聲入聲連屬爲三者違異而
五十琰注與忝同用儼儼字目錄下注添儼同用此宋景祐
寶元已時所沒釋有也其間或云某同用或云某通用或云
與某同用疊疊不治如此當景祐中脩禮部韻略呂賈昌朝
請韻窄者凡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于是平聲合欣于文合
嚴于鹽添合凡于咸銜上聲合隱于吻合儼于琰忝合范于
賺檻去聲合廢于隊代合焮于問合釅于豔榛合梵于陷鑑
入聲合迄于物合業于葉帖合乏于洽狎毛大可臆凡爲之

說曰其所云窄者如冬
後人不覩廣韻諸本卽
文下注欣同用十八吻
入齟齬皆自禮部韻略
遂致舛謬舛其疊鑒不
舛謬之故章章具在復
益茫如豈不逾可致惱
也予从假此本因志數
言而歸之

書劉鑑切韻指南

後

戴震

世之傳書論字母等韻
釋守溫爲斷稱之若釋
音文字諒由母孳生况
者多不本所始何與其法
足徵信然流俗惑于字母
其又假古人所謂宮商角
徵羽自文

呂取重哉疇乎守溫有辨字五音法凡十字五音聲論凡四
十字皆與字母三十六疊五韻斷而宋時之呂三十六分隸
唇齒喉舌牙與近所傳復違異劉士明是編獨有取于金韓
道昭五音集韻次成十六通攝辨其開口呼合口呼其譜之
也橫爲字母三十六從爲平上去入暨一二三四等別一等
大二等次大三四俱細而四尤細其呂配五音也牙爲角舌
爲徵唇爲羽齒爲商喉爲宮方其未有四聲之疇就用韻比
類區分擬于五音魏書江式傳言呂忱弟靜放故左校令李
登聲類之法伦韻集五悉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是也齊永
明中周彥倫沈約始分平上去入韻平聲字繁釐爲上下徐
景安樂書乃曰凡宮爲上平商爲下平角爲入徵爲上羽爲
去迨宋人競傳字母則譏江左撰韻時識四聲不識七音近

又或析等別之四成五謂五音乃在是者于是五音之說歧而傳會誠難岐不可予以謂皆非也夏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古之所爲五聲宮商角徵羽也者非目定文字音讀也凡一字則兩五聲誦歌者欲大不踰宮細不過羽使如後之人膠于一字繆配宮商將倫詩者此字用商彼字用宮合宮商矣有不失其性情違其志意乎惟宮商非字之定音而字字可宮可商目爲高下之節抑揚之叙故倫者寫其性情而誦之者宛轉高下目成歌樂語言文字其音讀本乎師承者有定而及夫歌目永其言大而爲宮細而爲羽難一定也學病於後人皮傳於序此古義之所目流失其本與

讀淮南子洪保

戴震

盧編脩紹弓以其外王父馮山公先生淮南子洪保示余先

生與閻百詩及善此同在淮南時辨證尙書古文者也爲書之體蓋卽本閻百詩所撰尙書古文疏證余讀其論古音篇獨有疑焉引焦氏筆乘所舉四字合者一不合者三下古音侯古切音於唐人三十六字屬匣虎乃呼古切屬曉清濁不同服古音蒲北切故古字服音通音迫乃博陌切音屬竝迫屬邦重輕異位音竝音送聲唐韻音在德韻迫在陌韻若迫之古音補各切音更與音遠矣降有胡江古巷二切皆可訓下也古音惟胡工切音紅音馮先生所舉十有五字合者四不合者十有一雄羽弓切古音羽陵切音屬喻在蒸韻形乃戶經切屬匣在青韻古韻耕清青不與蒸登通詩無羊篇蒸雄競崩肱升協句正月篇陵懲夢雄協句屈原賦九歌國殤篇弓音肱懲陵雄協句不涉耕清青三韻字南古音泥心切在侵韻能

乃奴登切在登韻古韻蒸登不與侵通詩中南心林協句皆

侵韻字能之古音奴代切故古字能耐通用又代韻矣饒古

音五何切音屬疑何乃屬匪憂古今音未有變詩國風載馳

篇驅侯悠漕憂協句忝離篇憂求協句不續上苗搖九歌山

鬼篇蕭憂協句古音驅近藹切漕去鳩切近苗蕭近脩隋唐定韻

時尤侯幽爲一類今人讀侯韻字音少移焉猶車遮之風古

音方金切屬非在侵韻芬乃敷文切屬敷在文韻古韻眞諄

臻文殷魂不與侵通詩中風心林欽協句皆侵韻字宅古音

徒洛切故古字宅度用通屬定托乃他各切屬透天古音他

鄰切在眞韻廳與汀皆他丁切在青韻古韻眞諄臻文殷魂

不與耕清青通威於非切在微韻隈乃烏恢切在灰韻古韻

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哈通爲一部陸德明氏所謂古人韻緩

不煩改字是也福古音彼力切通音在職韻必乃卑吉切在質
韻年古音泥因切在真韻寧乃奴丁切在青韻弓古音姑宏
切故古字肱弓通用登韻合口呼也經乃吉靈切青韻開口
呼凡若此者求諸古人有韻之文相與違異雖然無害其善
言古音也方古音之說未有倡之者紛紜鑿空以歸于協音
古無協音自陳季立焦弱侯始追顧甯人氏而考之益精余
竊謂古音之說明於是可斷隋唐已來論韻之當否然隋唐
諸君子辨聲之法迄于宋而其傳失辨聲失其傳而後古音
之說方出如陳氏顧氏皆博稽三代有韻之文以求古音而
未能審聲以知音閻百詩氏曰古音至隋唐始盡變漢時尚
存是又不然凡今音與古音異者然後別之曰古音某別者
少不別者多則古音之變而異者少未嘗變者多其未嘗變

者今音卽古音也猶數倍于變而異者而曰至隋唐盡變乎於庠余獨惜隋唐辨聲之法之傳失也

書貨殖傳後

姚鼐

世言司馬子長因已被罪於漢不能自贖發憤而傳貨殖余謂不然蓋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寧靜淡薄先海內無校於物之盈黜而以制度防禮俗之末流乃令其民仿效滌侈去廉恥而逐利資賢士困于窮約素封僭於君長又念里巷之徒逐取十一行至猥賤而鹽鐵酒酤均輸以帝王之富親細民之役爲足蓋也故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教誨之整齊之夫以無欲爲心以禮教爲術人胡弗寧國奚不富若乃懷貪欲以競黔首恨恨焉思所勝之用刻剝聚斂無益習俗之靡使人徒自患其財懷促促不終日之慮戶亡

積貯物力凋敝大亂之故由此始也故譏其賤以繩其貴察其俗以見其政觀其靡以知其敝此蓋子長之志也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曷極哉方秦始皇統一區夏鞭箠蠻夷雄略震乎當世及其伺睨牧長寡婦之資奉匹夫匹婦而如恐失其意促訾啖汁之行士且羞之矧天子之貴乎嗚呼蔽於物者必逆于行其可慨矣夫

讀婁師德傳

黃之紀

婁師德常薦狄仁傑同列輔政仁傑不知數擠婁令外使后覺之以婁奏示仁傑仁傑大慙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容不逮遠矣仁傑素稱知人婁公盛德必待后出奏而後知之尙得謂爲知人歟且狄公在位常以進賢爲務卒以所薦張柬之桓彥範敬輝姚崇等光復中興前達有婁公在而數擠之令

外使豈狄公能拔人于未遇之前而復息人于名成之後乎此不可信也婁公總邊要三十年方重有度與敵戰白水澗入遇九克或者婁公威德外夷感服有不得不令外出者而非擠之也后疑其擠而出奏以示此蓋以婦人之腹度賢者之心狄公賢者安得有此讀史者不可以不辨

讀胡忠簡公傳

袁枚

余讀李燾長編覺宋仁宗時政無缺失而諸臣上疏喋喋不已蓋恃其君寬仁必不罪我而我借此得名可相夸詡其心皆不出于忠愛故讀其所奏倦而思臥及讀宋史至胡忠簡公講斬秦檜一疏不覺再拜歎曰有宋三百年公其諫臣之第一乎夫人臣報國非必執干戈死戰陣也以忠誠義憤奮臂大呼使敵國聞之凜然變色至以千金買其書此何異秦

軍聞魯仲連數言而卻軍五十里哉使高宗能從其言斬此
三人整師而出則朝廷之氣已早吞河北而有餘公此疏足
抵精兵十萬矣公雖遠貶十餘年歷諸險惡地檜死得歸仍
還原官遷至龍圖學士一息尙存猶時時以恢復爲請向之
救公慕公者轉零落殆盡可見人各有命自貴自賤自生自
死亦非姦臣之力所能貴賤生死之也或惜公在廣州戀黎
情爲朱子所譏嗚呼卽此可以見公之真也從古忠臣孝子
但知有情不知有名爲國家者情之大者也戀黎情者情之
小者也情如電如雷彌天塞地迫不可遏故不畏誅不畏貶
不畏人訾議一意孤行然後可以犯天下之大難古之人蘇
武娶胡婦關忠武請秦宜祿妻袁粲入關齋與張淹私進魚
肉彼其日星河獄之氣視此小節如浮雲輕颺之過太虛而

腐儒矜矜然安坐而捉搦之譬鳳凰已翔雲霄而鸞鳩猶譏其毛羽有微塵甚無謂也不然使公亦有顧前瞻後謹小慎微之態則當其上疏時秦檜之威不在侂冑下公豈不能學遜翁取數枝蒼草自筮吉凶以定行止哉孟子曰此之謂大丈夫微忠簡吾誰與歸

湖海文傳卷七十

青浦王昶德甫輯

書後

書春秋繁露後

盧文弨

案此書之大指在乎仁義仁義本乎陰陽陽居大夏而陰居大冬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又言除穢不待時如天之殺物不待秋則董子之論固非倚于一偏者其重政篇云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不然傳于衆辭觀于衆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卽此可知其立言之本意矣我

皇上新考試詞臣取仲舒語以仁安人以義正我命題臣竊仰窺

聖德

聖治固已與天地同流與陰陽協撰矣而於是書猶有取爾
况在學者其曷可以不讀而者苦其脫爛乃今而快觀全書
尤爲深幸臣服習有年見其以天證人析理斷事實切於養
德養身之要而凡政治之原郊祀之典用人之方弭災之術
俱無所不備卽其正名辨制委曲詳盡亦始入學者所必當
研究也謹就二三學人覆加考覈合資雕版用廣其傳冀無
負朝廷昌明正學嘉惠士林之至意至書中如考功爵國
等篇尙有不可強通者在以詒夫好學深思之士或能明其
說焉

書子華子後

盧文昭

舊相傳以爲晉人程本所爲書名程子後更題爲子華子凡

十篇謂其人卽孔子傾蓋與語終日者也劉子政校其書而悲其不遇宋人黃東發乃謂是豈有遇世之正學哉余謂黃氏於其書蓋未嘗觀其深也故其所取者特辨黃帝無鼎成上升之事耳此則應仲遠王仲任輩皆能知之而辨之何足以重子華子余獨取有道之世因而不爲責而不詔二語非深知治天下之大體者焉能作斯語哉因而不爲故在上無妄作之患責而不詔故在下無阿意之弊所欲與聚之所惡與去之因而不爲也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責而不詔也君相之大道備於斯矣是人也爲政其庶幾成王道也歟劉向悲其不遇是也而黃氏謂其不然其所見之淺深固不同哉若其文辭之蔚然可觀抑末也是書無他本可校余以意定正數字且疑最後二章類六朝人所傳益

之者後有讀者其審諸

書握奇經後

盛百二

握奇經云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
此十九字相傳其法爲六十四陣中十六陣四方各八陣四
以爲本于風后隅各四陣居中者握奇也四方東爲龍西爲虎南爲鳥北爲
蛇卽曲禮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元武也西北爲乾天也
西南爲坤地也東南爲風巽也東北爲雲艮也山出雲也八
宮所以定位李衛公云天地風雲本平旗旛龍虎鳥蛇本平
隊伍無他義也四方爲正四隅爲奇或易之或易之三字
恐有脫誤蓋
奇正無定形無不可也居中之兵倍四方四方之兵倍四隅
所以居重馭輕此八陣之體也又法地軸十二陣居中天衡
十六陣重列居兩端天前後輦八陣前四居右後四居左地

前後幢十二陣前六陣居地軸前後六陣居地軸後風雲各四陣居四隅天地之前幢爲虎翼風從虎爲蛇蟠後幢爲飛龍雲從龍爲鳥翔地軸取其鎮靜天衡取其運動幢者以陷敵決勝風從天雲從地取其不測蛇取其圍繞鳥取其突擊此八陣之用再分之則天地風雲爲體龍虎鳥蛇爲用天風虎蛇爲陽陣三十二地雲龍鳥爲陰陣三十二又有游軍二十四陣如偃月形者居於後焉不在八陣之內與前所稱之八陣名同而取義則別此武侯所傳然漢常以立秋日肄孫吳六十四陣是古有之非武侯創爲矣至有所爲變八陣緯八陣又後人增衍之者也其大要則所謂致人而不致于人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欲簡不欲煩欲易不欲難不虛內以役外不重本以輕末居者常半更番休息四頭八尾觸

處爲首隊間容隊陣間容陣人間容人而遊軍尤爲至重故
皆矯健不羈之士所以立爲非常之功御之亦宜以非常之
恩皆昔人之精言要道也徵之於傳邨之戰士季帥七覆于
敖前故上軍不敗不虛內之意也繻葛之戰先偏衡也後伍
輶也城濮之戰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烏陣之類也狐
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蛇之類也欒枝曳柴而僞遁原軫
卻溱以公族橫擊之風雲之類也要之奇正而已奇正相生
循環無端孫子九地篇云善用兵者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
蛇也擊首則尾至擊尾則首至擊中而首尾皆至桓溫觀武
侯夔州八陣曰此常山蛇勢也一言而盡其妙矣或者以常
山爲直陣握奇爲方陣譏溫爲妄談真不知而妄譏者歟宋
王德用帥真定帝遣使問邊事對曰當時賜諸將陣圖人皆

守死法緩急不相應以至于敗願不以賜人是則然矣然此乃用圖之罪而非圖之罪也神明變化原不滯於規矩而由規矩以生猶之有一定之八風而後無定之風可得而驗周髀之言句股也曰句三股四弦五有人執此法以勾必三股必四弦必五施之算術一步不能行而因咎周髀之誤豈不冤哉杜氏通典言兵詳矣初不及握奇且曰龍虎鳥蛇徒有其說只恐難教然八陣之法部分奇正而已杜氏乃證之以實事是善體握奇者杜氏也其曰難教蓋爲後人之變八陣及緯八陣支離煩碎與簡易之旨相反者言之耳李靖之六花十二陣杜氏詳載之非出於八陣而何若夫八門九公三奇此聖人所以神道設教漢藝文志兵法四種本有陰陽家假鬼神以爲用者然而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不明

握奇人事已失矣何暇及他世人專以八門九宮三奇言握奇此其愈神而愈晦也夫

書瑣綴錄後

沈德潛

瑣綴錄者明大學士尹直所編也中祗繆迭出而載吳康齋與弼事尤爲誣妄康齋三薦不起至天順元年詔以伊傅禮敦遣勉出應召又緣石亨所薦恐累晚節託辭老疾終不受官三代以下前有嚴陵後有康齋真能以道自重者而直謂其跋石亨族譜稱門下士又與弟爭產致弟投牒於府詞多曖昧又爲編脩張元禎上書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先生久竊虛名云云一時好事者吹影吠聲互相傳述致身後議從祀時亦緣此爲累小人的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果如是哉及考得罪尹直之故康齋入都時大學士李賢以賓師禮

待之時直爲編修來見令坐於側
不得放歸後瓚募人代其弟授牒
更甚其辭而康齋與弟友愛彌篤
與直之黨萬安彭華媚李孜省以
深論特恐後之學者撫拾異聞多
此不能不致辨焉有以見青蠅點
史傳而求裨官也嗚呼獨瓚綴錄

書理寒石手批世說新語後

張與

向讀漁陽山人蘇門三賢詩其二
名譽和西華人耻與逆闖同姓改
一人而詩有云奉母遂翟中又云
守可知末云梟獍交蹄跡神州日

書後

直大愠又知府張瓚謁見
爭訟直一一筆之於書且
也試思康齋之以道自重
躋高位者孰賢孰愚何足
執此書以誹議前哲愚於
璧之可畏而讀書者勿舍
平哉

爲理寒石序云本李姓也
曰理孫徵君稱爲魯連後
歸潔恐辱身則其孤露自
沈淪靈氛久上天呼號竟

無因感激變姓名下士良苦辛則誦其愿寇變憤國難而甘
節義也三復之下未嘗不想見其爲人思搜考其生平而每恨
無由頃于湯子華田案頭見先生手批世說新語肅然以起
爲改容莊讀之自序文以及小註警批悉有評點詞語峭奧
尙論平允於孝友節義則慷慨淋漓以致感焉蓋性所近也
丹黃凡四中有自記云余四批不少抹者欲使後知吾少壯
老病有異而此意不變也書法楷類鍾太傅行草亦有晉風
嗚呼先生性情學問愿愿目前而瀟灑高逸之風亦不啻親
挹再詠漁洋之詩先生之槩可得矣嗚呼天下治禮義廉恥
行於上天下亂禮義廉恥行於下管子所謂國之四維以摺
挂乾坤者也有天下者顧不以禮義廉恥張之上而聽其墮
于草野也哉

書陳忠裕公年譜後

王希伊

希伊夙讀陳忠裕公黃文節公文考其致命遂志大節慨然想見其爲人陳公聲氣光耀黃公收斂質實規模不同而其爲有德者之言則同也乾隆丙申二月聖天子崇獎忠貞凡勝朝殉節諸臣錫予易名並諸生章布之徇節者皆入祀其鄉之忠義祠而陳黃兩公獲與於專諡二十六人之中益以彰顯焯著於天壤甲辰夏希伊任青浦學博遵例祀孫敏甫公父子並陳公於忠義祠敏甫公與子烈愍公同死深州之難者也繼以陳公自著年譜副都御史述菴王公所校定者付諸梓人以首刻旣成邑人士請系以言俾譜者悉公生平益知我皇上扶植綱常垂教萬世之至意又校定出于當代名公鉅

卿之手可以垂世行遠而無疑竊
公集爲歉今乃來公之鄉祀公於
大夫遊考公之遺文軼事抑何幸
一至其處謁黃公祠庶並償所願
州守城一詩蓋絕筆也墓在鄧尉

題水西書屋藏書目錄後

念讀黃公文集每以未得
祠拜公之像與墓與賢士
歟嘉定相距百里異日倘
焉孫烈愍公著作僅見深
山爲牽連記之

沈起元

凡百嗜好皆累心惟書足以明心
色財利官爵珍玩尊之而舉業之
今人治舉業而廢書余每爲之太
得周生永年其文矯然其氣凝然
不易得生故貧見其脫衣典質務
藏經史子集二氏百家之書已數

養心而嗜者絕少非惟聲
尊彌甚昔人以書治舉業
息余來主灤源書院講席
百無嗜好獨嗜書厯下書
必得得則卒業乃已今所
十卷皆能言其義者窺其

志將盡致古今載籍以掇其精而濟其蔽而不僅以多藏爲富是豈惟齊魯之傑吾吳號多文學之士余猶將張生以厲之雖然生不嗜書則已生旣嗜書余則有進生亦知書之不必富乎亦知書之足爲心累乎夫書者載道之器而道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道卽吾身心之道也非書無以識道故書貴也道一而已六經四子可數言蔽之至戰國游士詭奇誕誕之說競作以遏塞聖道於是造物者惡之假手秦政之火不幸六經亦誤罹其毒然漢興六經旋出如日月之不可晦蝕而諸叛道之書銷沉于灰燼者固已不知其幾未嘗非一火之爲烈也自漢迄今乃又有訓詁之學詞章之學釋老之學術數之學小說之學書益漫汗無紀極才智之士馳騁游獵其中以炫俗釣聲爲斯道害彌甚程子玩物喪志

之語誠篤論也世有好奢者每食羅珍錯窮水陸和百味卒
乃舉數鬻醢數卮適醉飽而止好遊者足跡遍天下歷五嶽
浮江河搜台蕩之奇探洞府之奧倦而歸敝廬數椽以待風
雨足矣故凡騁耳目之觀者皆於我無與不惟無與皆足蕩
精魄而縻歲月識者惜之昔昌黎之學細大不捐然自言學
之二十餘年始辨古書之正僞白黑分矣務去之乃有得焉
蓋昌黎承漢魏六朝後尋源潢潦問塗榛莽故別白之難如
此今幸生宋諸大儒後古書之正僞粲然顧猶取昌黎之所
去以爲博乎人生百年耳天下之藝能不必兼也古今作者
辭章之優劣不足深辨也唯道之求以事吾身心之不暇何
書之富爲生聞言憮然瞿然翻然曰謹受夫子教遂抑首治
經書滿屋不爲泛涉生今年二十有五少於昌黎上宰相書

時二年極其所嗜而不誤所趨余老矣詎見其成之所底因書所與言者留其藏書之室以堅其志

記昌黎集後

陳祖范

予讀韓文公順宗實錄及永貞行歎劉柳輩八司馬之寬意公之罪狀王韋實有私心而其罪固不至此也夫順宗在位纔五月耳實錄所紀如罷宮市止月進停鹽鐵使禁五坊小兒出後宮女教坊妓黜李實罷陰陽曆卜待詔翰林者追還陸贄陽城鄭餘慶皆平明之治也至於謀奪宦官兵柄尤爲救時第一要策若其計成則劉贄不必叫天而對策文宗不憾受制于家奴內監不擅廢立之權而唐祚可更延也不幸宦官覺悟計不得行未幾而太子監國任文旋竄逐死矣斯舉宜爲有識所痛惜乃永貞行云北軍百萬虎與貔天子自

將非他師一朝奪印付私黨懔懔朝士何能爲以宦官典兵爲天子自將領以朝臣爲付私黨是得爲公論深識者與退之於貞元十九年上疏貶陽山令時伍文已用事其徒掾江陵也在順宗卽位之二月公寄三學士詩云適會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疏移閣門司空歎綢繆謂言卽施設乃反遷炎州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浪傳之落冤仇二子不宜爾將疑斷還不所謂冤仇者伍文執誼也憶昨行云伍文未擢崖州熾雖得赦有常嫌猜近者三姦悉破碎羽窟無底幽黃能眼中了了見鄉國知有歸日眉方開退之于伍文執誼有宮憾于同官劉柳有疑猜進退禍福彼此有不兩行之勢而伍文輩又速敗于是奮其筆舌詆斥無忌雖其事之美者反以爲惡而劉柳諸人朋邪比周之名成矣史家以成

敗論人又有韓公之言爲質的而不詳其言之過當益有所
自予故表而出焉非以劉柳文章之士而回護之也

書旁搜集後

韋謙恒

余兒時從先人謁深道先生墓訝其距縣樓僅半里餘先人
曰此本隰地或欲營造輒有異遂寢吏部公得之亦將治別
業乃掘地數尺得故碑始知爲深道先生棲魂魄於此因修
塚并建祠爲饗祀所蓋縣治遷徙不常而今不可考矣洎余
入學至鄉賢祠見吾家吏部公以上俎豆其間者凡四人而
先生爲之冠於是考之江南通志及府縣志均入隱逸傳頗
得其崖略一統志載壽某宅注云墓久湮家譜則云宋時自
江西遷蕪湖題所居曰獨樂堂曰寄傲軒與一時名士遊題
詠甚夥其紀載稍詳然當日酬贈詩文皆以屢經兵燹求片

稽不可得以是歎古來高蹈之士其湮沒於烟霞泉石間者
何可勝數至如深道先生者綿延幾三十世且越六百餘年
而其墓復顯若有神物以呵護之者乃遺文墜緒泯泯沒沒
則爲人子孫者安能不遙想高躅而爲之臨風三歎耶偶讀
蘇文忠題寄傲軒一篇乃知先生猶及見坡翁於是取宋人
文集凡與先生相倡和及往來尺牘隨得隨錄如李端叔周
少隱輩尤多至陳了翁二詞直以柴桑目之而竹坡有次先
生哭陳諫議東作則先生之風裁凜凜尤可概見語云不知
其人視其友豈不信哉余故手鈔一編以遺來者名曰旁搜
集而并記其原委如此

書徐文長集後

沈德潛

徐文長渭才人也受知於胡宗憲有國士之目人艷稱之予

謂宗憲之知文長文長之不幸也宗憲與趙文華並官總督並受滅倭之任文華不知兵倚宗憲爲重宗憲欲藉文華以通於相嵩承奉文華者無不至當是時殺張經殺李天寵陷曹邦輔陷楊宜雖趙主其事胡亦助之而文長晏然爲入幕賓至爲宗憲上相嵩啟中云知我比於生我益徵古語之非虛感恩思以報恩其奈昊天之恩極又啟云人有疾痛疴癢必祈免於天地父母然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起於顛隤父母能保全之而未必如此委曲云云才人末路至於斯極豈文長亦有不能自主者耶後宗憲被收文長悲其窮也嚮使至於引錐刺耳傷體殘形君子旣咎其遇又悲其窮也嚮使當日困守蒿藜不游幕府以浩然之氣寄之于文誅奸諛發潛德何施不可而至自穢其筆墨乃爾哉書之爲抱才而不

擇所主者戒

書王申文選後

沈德潛

前明季年多文社蘇州金沙皖江浙鹵皆有社西江亦遙應之而松江則名幾社主幾社者夏彝仲陳臥子諸公于辛未會試後集同志士爲不朽業詩古文辭互相磨刃終歲得如干卷凡十一人皆松江人士之魁壘者按有明一代以文擅長者爲宋潛溪方正學王陽明王遵嚴唐荆川歸震川諸家以詩擅長者爲劉青田高青邱李北地何信陽王鳳洲李滄溟諸家北地鳳洲又以詩文並名震川曰鳳洲爲庸妄子以其紹述李何而或流於形似也後公安袁氏竟陵鍾氏譚氏或變而爲俳諧或變而爲幽昧昏默以詩爲主文亦從之視李何王李又古民之三疾矣幾社諸子力掃公安竟陵諸習

而又防李何王李之流弊詩以漢魏盛唐爲宗文宗仰二京
不欲流入韓柳以下雖志高力弱變化未能而風格意趣蔚
然焯然識者比之枇杷晚翠非妄許也相傳江西艾子子來
婁東四方名流在坐子與西銘張氏不合議論倚撫難爲
張氏地臥子年少氣盛怒欲挺擊時論不直臥子然當陽九
之會子憂噫沈沒而臥子效精衛填海之謀蹈屈平懷沙
之節何意見不同而不變初志卒歸於同也又十一人中韓
仲先死臥子踵之餘能抱逢萌周黨節者指不勝屈於此見
同社之不苟而詩文廟又時卽能較然不欺其志蓋有砥礪
於平居者矣彼好爲大言平日自負黨魁臨變卽喪其所守
者雖立言之富浩如烟海有不哂爲不直一錢者邪抑又思
十一人于不第後相與勉勵古學爲他日有節有用之士而

今之人祇揣摩風氣摺摺於腐爛時文以希遇合者爲可悲也讀王申文選因備論之

書陳琳檄吳文後

凌廷堪

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僅見於昭明文選中三國志及裴注皆未之載也按魏志武帝紀建安十七年冬十月公征孫權又十九年秋七月公征孫權又二十一年冬十月治兵遂征孫權此但云年月朔日而不明指何年按魏志荀彧傳建安十七年太祖征孫權彧疾留壽春薨時年五十而此檄首稱尚書令彧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則是荀彧尙存其爲建安十七年征權時無疑也然檄中所云如偏師涉隴則建約梟夷按魏志武帝紀遣夏侯淵討斬朱建則建安十九年冬十月事也西平金城諸將斬送韓約首則建安二十年五月事

也又云軍入散關則羣氏率服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按魏志武帝紀公出散關氏王寶茂恃險不服公攻屠之亦建安一十年五月事也公至陽平則建安二十年秋七月事也又云張魯遁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按魏志武帝紀魯潰奔巴中亦建安二十年秋七月事也魯自巴中將其餘衆降則建安二十年十一月事也又云巴夷王朴胡賓邑侯杜獲各率種落以奉王職按魏志武帝紀巴七姓夷王朴胡賓邑侯杜獲舉巴夷賓民來附則建安二十年九月事也又云超之妻孥焚首金城按魏志武帝紀云南安趙衢漢陽尹奉討馬超梟其妻子則建安十九年春正月事也又云與匈奴南單于呼厨完按魏志武帝紀匈奴南單于呼厨泉來朝待以客禮遂留魏則建安二十一年秋七月事也又云使征

西將軍夏侯淵等按魏志夏侯淵傳建安十七年以淵行護軍將軍屯長安至於拜征西將軍則建安二十一年事也又云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按吳志孫權傳權征合肥未下徹軍還爲魏將張遼所襲則建安二十年事也凡此皆在建安十七年荀彧旣薨之後未審檄文何以詳載之若云是建安二十一年征吳之檄則距荀彧之薨已五年檄首不應仍稱尙書令彧也竊恐彧字或誤然李善所見本已是彧字故注引魏志荀彧傳以證之未必誤也豈孔璋此檄是齊梁文士所擬作而昭明遂取以入選歟不然承祚少期何以不錄也而邵子湘評阮元瑜爲曹公與孫權書云孔璋之檄乘勢恐喝耳此書當敗軍之後有倍難於措辭者竟以爲在建安十三年下荊州時益陋不足辨矣

書權文公鄧都論後

袁枚

鄧都廉直史遷以冠酷吏權文公作論雪都訾史遷嗜是烏知遷之心哉古無酷吏名之者遷也漢無酷吏首之者都也當秦殘暴高祖易以寬仁文景繼之天下熙熙然安昇平也久矣忽都以嚴得寵立聲名從此寔成義縱踵至殺人流血動至數萬都作俑之罪遷所深惡也遷旣惡都何難并其生平公廉直諫之事刪而不書然而遷書之反詳者何哉以爲史者所以戒天下萬世也使天下萬世見公廉如都直諫如都而一爲苛暴卽首蒙惡名且身斬家破爲天下快庶幾曉然于小善之不足以掩大惡而相趨爲長者此遷立傳之心也此遷之所以爲良史也曉一孔者何足以知之唐人好排古人持高義都不足雪而權公雪之申生季札未可貶而獨

孤及白居易貶之皆過也凡言必究其所裨而事必稽其所
敝三代後父子兄弟間恩寢薄矣得過厚者矯之而立言者
又從而尊之于世有所裨無所敝也孔子曰觀過知仁申生
季札之過申生季札之仁也都之過其足觀也哉

書蘇文定公申三省請罷青苗狀後

魯九皋

自荆公創立青苗法而一時賢士大夫交章論之者無慮于
萬言綜其要大抵不出子由四害之說然荆公爲鄆縣令時
實先自言之民以爲便卽其立法之後行之天下未嘗無一
二州邑便於民者大抵宋承五季之後豪強兼并之家厲民
已甚窮民無所控告一遇朝廷有薄息貸民之事而州縣吏
又稍能愛民不爲苛刻以此行之於民民遂欣欣然以爲便
耳此荆公所以力排羣議而持此法及行之旣久雖以司馬

溫公之當國猶未能一旦遂變也夫錢一入手費用橫生及至納償往往破家此其爲害雖以良吏行之猶不能免而愚民無知旣已陰受其害而猶羣以爲便大可哀也卽如今日質肆其名未嘗不以爲便民然吾見樸陋之鄉類多溫飽之戶及一有質肆不數年間遂變爲窮乏矣此民之陰受其害而不覺也不特此也朱子社倉之法爲備荒而設也然行之不善與青苗何以異焉何也自官行之其所以抑配者猶是也卽自民行之而四害亦不能免也必也仁人君子有任恤之實心爲部屋謀生全因地制宜相時變通善其區畫則有社倉之利而無青苗之害何也社倉青苗同一春放秋斂也然而青苗所放者錢小民當穀貴之時而領錢買穀及穀賤之際而又買穀還錢是名爲二分息而不啻一倍再倍矣若

夫社倉所放者穀也穀貴之時小民借穀穀賤之際仍以穀還是雖多取其息而折錢計之與無息等其利一也且荒歉之年小民所患者無穀耳有社倉以畜積于平時雖遇荒歉農民得借貸而食若不知有荒其利二也春耕之時農民珠視穀粒及禾稼登場倘遇豐年則不免浪費有社倉爲收貯之則無耗散之虞其利三也以此計之豈可與青苗同論焉然而自官行之則害與青苗同抑配一也奸胥蠹役藉端騷擾額外橫索二也放時得賄而給借及斂按籍而追逋催督比責使小民雞犬不寧三也卽自民行之亦不免四害者何也有社倉於此視爲故事春散而秋斂之耳其有濟無濟不問也是亦不免四害也惟仁人君子曲體人情深悉民隱當借者則借之而弗吝不當借者寧靳之而弗與獎其勤而警

其憐於中卽寓激勸之意而其斂也不視歲人之豐凶以陰行其寬嚴之意則三利可興而四害可免矣而朱子之良法美意不虛矣因子由請罷青苗狀而牽連書此蓋以學者今日讀書異日出而仕宦大者有國計民生之責小者亦有州邑民社之寄卽不然亦有鄉黨鄰里之望必講求有素而後臨事有所措也此皆儒者分內事也

書曾文定公移滄州過關上殿劄子後 魯九皋

宋神宗挾不世出之資銳志有爲而王介甫氏相之君臣相得勵精圖治當是時廟堂之上自以爲唐虞三代復見也而新法一行天下騷動遂至敗壞而不可復救若是者何哉患生於欲速而爲之不以其漸非薄宗祖輕棄老成謂天下之人皆莫已若悍然自遂而不顧也子固曾氏移滄州過關上

殿歷陳一祖四宗之所以累仁積行者以爲勸戒其拳拳忠君愛國之心蓋與伊訓無逸有一致者非凡入告之文比矣悲夫熙豐之際人才極盛之秋也皆祖宗百餘年間教養培植留遺以輔後嗣者而神廟獨用一剛愎自用之介甫其他槩以俗儒斥之俾小人得抵其隙而進國事遂大不可爲矣嗚呼此秦誓之所以思一个臣而太學引之以爲平天下者用人法與

書膠東令君碑後

盛百二

膠東令王君廟門碑見洪氏隸續而不言碑所在婁氏字源云在濟州按宋濟州治鉅野亦不知在濟州何處也今濟甯州學舊有漢碑五在戟門內門之西北大成殿西階下有古樹根空而片石撐拄與樹相銜不可脫其來久矣鐵橋李子

東琪有金石之癖一日裴與其下筵此石有異洗之無所有其內向一面不可見探手捫之覺有文字遂以紙墨摹之得隸書四十餘字稽之洪氏書知其爲膠東令碑較隸續所存僅十之一矣隸續所載敘其世系自葬于京師五世及太守自高平就學之語高平故治在今鉅野金鄉之間與任城爲唇齒今濟甯古任城也豈太守以前居京師以後就學居高平而廟因在任城耶婁氏云碑在濟州者以任城爲州屬邑而統稱之耶抑本在鉅野而移于此耶不可考矣鐵橋尊人浩齋先生雍正六年得鄭固闕石於泮池邵陽褚千峯金石經眼錄載其事牛空山金石圖亦云鐵橋好古善隸能繼家學得此碑爲承歡之助士林傳爲美談康熙時淮陰張立臣曾撰濟州學碑釋文惜其未見此石續而釋之在吾鐵橋矣

書范文正公手書伯夷頌後

沈德潛

吾吳人物自言子游後斷推范文正公言以學道傳范以功業傳也生平文集常留人世間而手書韓子伯夷頌後裔世守於祠以伯夷之清節昌黎之正學文正之鞠躬盡瘁若天地正大光明之氣萃於三人者合而一之可稱三絕矣乾隆甲戌蜡月請于范氏之子孫啟笥拜觀字畫端莊秀挺如其爲人頌後有晏元獻富鄭公文潞公蘇忠惠程明道諸公題詠遞及國朝凡正人君子景仰前哲者俱題識焉而中間秦會之檣亦有吟咏欲與韓范論心賈秋壑似道有收藏印記或謂當割棄之予意忠姦並列使閱者當下猛省是亦法戒之一且見彼二姦者遇天民大人亦知敬禮珍重益知正人可爲而正大光明之氣不淪沒于昏濁之餘也獨是此卷

屢得屢失明季入王元美質庫中元美舉而還之後復入他
氏質庫郡司馬某復贖而歸之今則永爲世寶矣昔范喬之
硯魏鄭公之笏後人不忘手澤傳爲美談況文正公手書視
硯與笏輕重何如而敢不倍加珍護乎此可必之於范氏之
賢裔者也閱畢再拜仍返之笥同閱者顧太學詒祿褚諸生
矯文正後裔大同守瑤諸生宏星亦得並書

書潘太史送潛庵湯公巡撫江蘇序後張庚

右序一首爲吳江潘稼堂先生送潛庵湯公出撫江蘇作也
湯公撫吳吳民感之其德惠所及不可枚數其大者莫如請
減賦額一疏先言重賦本末次言積困情形終則進之曰與
其放免于追呼旣窮之後何若酌減于徵比未加之先非目
擊艱難而仁勇兼至未必能言言亦未必能若是之詳明懇

切也今讀稼堂先生序乃知公之疏一本於稼堂稼堂吳之學者悉其地方疾苦故言能詳盡并爲公畫三策而公卽據首策疏之無瞻徇無依回毅然以行其勇於取譬爲何如也至若稼堂爲公部民送行不作一頌美語而直言其地方之疾苦且爲畫策冀公一行又豈尋常者哉展冊恭閱墨蹟如新因感二公之德量爲不可及而低回不置也雍正甲寅冬湯公之曾孫兼山出示此冊謹識於後兼山名恒泰岸生有學行爲州聞人

自書潞河督運圖後

馮應榴

此余於乾隆丙申以考功郎中奉使坐糧時倩京口江營所繪潞河督運圖也圖中往來船舶係於漕者十之七八其一二爪皮艇則稽察征權之用坐糧使者所兼司也漕艘之中

樞兩檣而揚帆振舵銜尾以進或已泊如鱗比者爲重運捲
帆抽舵以尾推行者爲回空回空必讓重運先行違者有罰
以布袋盛米麥黍豆於船船約百餘袋袋各一石無蓬窗而
以篙徐進者爲刳載坐糧之運役曰經組曰車戶者司之蓋
潞河水淺舟多不能齊達壩下故別以船刳載壩有石有土
石壩在北門外通州州判兼掌之有樓曰大光義取損上以
益下也滿漢倉場侍郎暨坐糧使者恒於斯菱憩憑眺焉壩
前爲潞河後卽通惠河隔潞河三四丈許幅旁橋於小露者
是已運十三京倉之漕抵石壩由大光樓下背負而入通惠
肩踵相接日數萬人通惠每間有船亦經紀司之過開負運
者謂之水脚並隸使者所轄至大通橋以上則監督之職矣
石壩之北有浮橋爲權稅十三口之一近東門者爲土壩州

同兼掌之運通州西中倉之漕由壩而入城河舟運至舊南門者貯中倉新南門者貯西倉城以內皆車運故司事之役總曰車戶他政均與石壩相類至中流飽帆而放棹者卽余官船每漕艘抵通使者日乘舟往驗其高下乃分坐於各倉並以時赴津門督催之小舟飛槳捧盤來迎余舟者卽取驗之糧以糧散盛於舟尾漕艘而行者楊村官給之剝載也形如虞業繫繩於端牽岸上者曰刮板牽之者爲淺夫負柳枝隨行者爲標夫潞河沙易膠壅非疏濬可施惟時時刮沙俾隨水去無阻運足矣好事者以新意改制輒無益而止又河之深淺無定必以柳枝標識淺處使漕艘望而知避焉夫漕爲理財之一端坐糧司漕之一職耳顧粗舉規制百不罄一已煩重若是矧其涉江淮河數千里以輓納神倉者乎司漕

諸君子苟不以愛民恤丁潔其身奉職爲念其何以副 朝
廷惠下之仁任人之意乎覽斯圖者當亦有感于余言已戊
戌春仲瓜代旋京將以素能文者題詠因先自書其後

湖海文傳卷七十